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夜晚成长的生命

高明昌

有一次,我和父亲去了三角洋甲鱼。下好钩后,父亲说来回路太远,就在河边的草地里睡一觉算了。我自是同意,躺地了,看见眼前的芦粟,问父亲能不能攀一根吃。父亲抬头看了芦粟的梢头说,不可,芦粟籽还没有出来,再说这是人家的芦粟。我们就睡了,大概到半夜过后,我的耳朵边上好像有吱吱声响起,张眼扫视周围,发现什么都没有,又睡去了。不多时,再次听到吱吱声,立即张眼,看见眼前芦粟的叶子动了一下,这叶子是紧贴着芦粟籽子的,一个吱声过去,叶子突然从秆上斜蹿了出来,斜着向上伸去。我知道那是芦粟的声音,也就心安了,睡去了。早晨醒来,揉揉眼睛看芦粟,发现芦粟的尖梢头上,芦粟籽长出了半尺,是一下子冒出来的。那时知道:昨晚的响声就是芦粟拔节的声音。

那天起,我就隐约感知:有些东西晚上是不睡觉的,也是晚上长大的。

那个时候我们家住的是草屋,屋后是一片很长的竹林,竹林后面是一条很长的河流。每年的四五月份,每晚半夜,我总在梦里听到屋里的噗噗响声,虽然轻微,也有点惊悚,就喊母亲点灯。母亲拿着灯,看了一下。我问是不是屋梁上有蛇呢?母亲说,怎么会呢?白天了,我想探明这声音来自何处,钻到床底下想看个究竟,看见从床底的地上钻出几只青黑的笋尖,头像田螺的壳,我没理睬它。当夜睡觉,半夜里又听到噗噗两记响声,马上点灯,伸头看床底下,看见笋尖们安安静静地竖着,只不过旁边多了一两个笋尖。我想:竹园就在窗外,钻进几只笋来是有可能的。母亲说那是竹笋拔节的声音。过了几天,我再一次看了看床底,这一看,不由得大吃一惊,床底的各个地方竟然钻出了五六只竹笋的尖尖头,有的已经半尺长了。我慌神了,再过几天它们会把床顶穿的。母亲说,不急,再长大一点点就挖掉,烧蛋汤给我吃。我想着如果竹笋长到拳头般粗,就能做床脚,可以把床撑高,这床就很与众不同了。

也在那段日子里,我学会了下麦钓,我在家里的水桥边上钓。爷爷对我说,钓到的鱼归大家,一次一户人家,分量要记好账的,我照着做了。白天,我将鱼钩线绳整理清楚,到傍晚将浸泡而长胖的小麦穿在麦钩上,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水桥的最外面。我担心自己早晨醒来太晚,所以都在半夜或者凌晨一两点钟就去收麦钩。有一次我拿着手电筒去收麦钩时,看见好几条一二尺长的鱼悬空停在右板的边上,那个嘴巴一张一翕,发出了噼噼噼的声音,非常短促,非常清晰。随着声音,水吸进了鱼的嘴巴,又从鱼的腮帮子里涌出来,好像不进鱼肚的。我这才知道有许多鱼是白天睡觉晚上出来觅食的,特别是那些长得很大很长的鱼。自从那天看见了鱼,听见了鱼的声音以后,晚上在河边走路我就不担惊受怕了,因为我知道河面上发出的声音,不是什么落水狗,而是那些鱼在吸水,吸水其实是觅食,因为水里有鱼喜欢吃的浮游生物,包括那些极为细小的虾米等。

是的,晚上是睡觉的最好时辰,人必须晚上睡觉才能长好、养好,所以我们认真睡了,我们一睡,整个村庄也就睡了过去。但还是有一些东西醒着,并且生长着。比如时光,它永远不会睡着,在我们睡着的时候,它照样醒着,低着头,走着路,一步连着一部,步步有痕,脚脚有声。这样也好,静谧的晚上不再死寂一片。我们的生活里,即使到了半夜三更,还是有声音的,只是你可能没有听见而已。



智慧快餐 郑辛遥 太注重“面子”,难免会变成面具。

清咖和冰咖

王妙瑞

咖啡风靡上海,咖啡店遍布大街小巷。南京东路是上海最早的咖啡店起源地,头块牌子当数建于1897年的四川中路口德大西菜社。位于中央商场沙市一路口的东海咖啡馆比德大晚了近四十年。

我在江西中路老市府大厦工作了十多年,距离这两家咖啡店很近。

东海咖啡馆地方小,边门开在沙市一路上,咖啡渣倒在门口的箱子里。有时我到中央商场吃早点,走近该店边门驻足,不喝咖啡,闻渣也很香。

我不会喝酒,喜欢喝咖啡。加上离单位近,上班前常去坐坐。另外有点小外快,时有稿费进账,一篇300字的《谈家常》小文登在晚报上,3元钱稿费能买三四杯清咖。

过去咖啡品种少,只有清咖、奶咖,夏天增加一个冰咖。东海咖啡馆首创冰咖,用高脚玻璃杯盛上冰冻过的咖啡,放上一只奶白色的香草冰淇淋球,售价好像1元5角。那种冰凉爽口、苦甜相融的口感实在美妙。后来我商调到商业单位,在老介福三楼一家公司上班,离东海咖啡馆更近了,去的次数也多了。尤其是夏天喝冰咖,仗着年轻身体好,有时连喝两杯,贪图惬意感。

喝清咖要到德大,毕竟是老牌名店,小壶咖啡烧得香浓扑鼻,称雄上海滩。1973年我从部队回上海探亲,到德大咖啡店喝清咖,一杯大概5角钱。邻桌一位老克勒见我穿军装进来喝咖啡很惊讶,他说第一次看到解放军来喝咖啡,我自己也是第一次来喝咖啡。他热情介绍说喝清咖讲究“三部曲”:煮好的咖啡端上来,趁热先喝上两口,品尝咖啡醇香;然后放点糖,尝尝略带甜味的咖啡;当杯子里的咖啡还有大半,再加一点淡奶,这样一杯咖啡能喝出3种不同味道。老咖把杯里剩下的咖啡留着,开始和咖友“嘎讪胡”,时间延续一两个钟头,一

从快递员手中接过生日蛋糕,我蒙圈了。谁会提前半年下单呢?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转向照片墙上的“小棉袄”,那是女儿最初在幼儿园跳舞的照片。

即便过去了20多年,女儿呆萌可爱的照片,带我回到如梦的昨天。我知道她此刻顶替好友去了意大利博洛尼亚化妆品展会当翻译。她听说展会上的参展商会用英语提问,遂在动身的前夜,翻阅英文资料,背诵专业名词。柔和的灯光照亮夜里的明媚,映射出女儿不眠的身影,她到了后半夜才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。

女儿在帕多瓦大学读研,马上

湖南株洲有个仙庾岭,岭下有座耕食书院,沿着书院旁边的小径慢慢往上走,没过多久,就到了一座古庙旁。庙名仙庾,始建于唐,庙门前站着好几棵古樟,它们以各种姿势举起苍穹,似要为众生遮风蔽雨。我忍不住举起相机,拍下它们坚毅的模样。

给这几棵樟树拍照,不过是信手为之。对我而言,见得最多的便是樟树了。

我所居住的小区,马路两旁的绿化带都是樟树;我工作的地方,更是樟树环绕。开车去上班,一路上见到的,也大多是樟树。闻惯了樟树的气息,若是出门在外见到樟树,便有很强烈的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。亲切归亲切,要说有多少新奇感,却是无论如何都谈不上的,哪怕那是一棵历经几百年风雨沧桑的古樟,也以为再正常不过。

我来仙庾庙,是为另外两棵神奇的樟树。

进得庙门,往里走几十步,再往左穿过一个门洞,目的地到了。然而,初见奇树,我并没发现特别之处,只见两棵同样高大的绿树并排而立,中间立了块牌子,上书“许愿树”,于是先闭眼许了一个心愿,但愿能灵吧。再细细打量那两棵树,左边那棵长着松果般的树皮,应该是樟树,怕自己认错,特意用手机拍了树上挂的保护牌,放大一看,树种名称写着“樟树”,树龄308年。仰头看树叶,形似张开了手掌,分明是枫叶。樟树上面怎么开了枫叶?再看右边的树,树皮比左边那棵略微光滑些,颜色却不是灰黑,而是灰黑与灰白斑驳相杂。在我印象里,只有枫树的表皮才长这副模样,又用手机

上午就过去了。你是解放军讲究雷厉风行,背着军用水壶,行军中能边走边喝,喝咖啡要慢慢来可能不习惯了。哦,原来喝咖啡还有这么多讲究,算是给我上了一堂启蒙小课。

20多年后的1993年,单位在老介福底楼办了一家国际经纪公司,兼营咖啡厅冠名“国际”。那年我去接前任的班,担任公司总经理,原来聘请的德大退休老

拍了这棵树上的保护牌,树种名称依然写着“樟树”,树龄却只有186年。抬头望去,碧绿的椭圆形树叶油亮油亮,百分之百的樟树叶,我天天见到的树叶,无论如何都不会认错的。可是樟树叶怎么长在了枫树上?

正迷惑,瘦却挺拔如苍松的住持来了。他说我没看错,的确是枫树上长樟树叶,樟树上长枫树叶,至于为什么这样,住持无法解释更多。或许这两棵树真是一对恋人所化,她的心长在他身上,他的心长在她身上,我中有你,你中有我,以至于“安能辨我是雄雌”。

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,人类的想象可以自圆其说。

离这两棵仙树几步之遥,还有两棵奇特的树。大的那棵,住持说是青树。青树靠近树根部分的主干,呈空空的圆弧形,住持指着弧形的边缘,要我们仔细看。只见两条隆起的管状突起从树根处沿着“弧”的两边往上爬,住持说这棵青树长了两根“筋”,就和枫树长樟叶、樟树长枫叶一样不可思议。这还不止,“弧”的左边有一个小圆洞,一棵瘦瘦的光秃秃的小树穿过那个圆洞,在“弧”里向着天空生长,仿佛一个顽皮的孩子依偎在母亲怀里撒了一会娇,接着奔赴人生的更高处。我问住持这棵小树叫什么名字,他微微一笑,“要等它长叶子,不长叶子,看不出是什么树。”

离开时,回头再望仙庾庙,已然分不清层层叠叠的绿里,哪些才是我刚刚为之驻足流连的。或许,世间种种造化,都各有天机,其中妙处,不可言说,也无法言说。

经理继续当咖啡厅技术顾问。经营的咖啡品种和德大相仿,烧的也是小壶咖啡,一壶可装满5杯。清咖5元一杯,奶咖6元一杯。

2004年百联集团成立,公司撤并。之后中央商场改造,东海咖啡馆于2007年也结业,现在滇池路110号开业经营,欧式复古风情装修远胜老地方。百年老店德大仍在南京路上,背靠经典建筑得以保留了下来。

即兴表演

戴旭东

要毕业了。最近半年一直在兼职医院中文翻译工作。在精神科做翻译时,女儿从随身携带的书包里掏出笔记本电脑,播放了10年前台湾拍摄的青春剧。温州的女病人竟然还记得剧中男女主角的名字。女儿在朋友圈感叹:我的工作就是与病人一起看偶像剧,剧中人物阿猛真帅!

窗外教堂的钟声吵醒了女儿的梦。在意大利的城市里,早上总会听到教堂早祷的钟声。她起床洗漱

站背后。环顾小店,见一匾额:“治石斋”。老师傅说自己“姓季,季节的季。”射光灯下,一块书本大小的青黄石头,镂雕出长须飘荡的河虾、悠悠水草、漫游的鳊鱼,标题是《水世界》。一块横石,雕成浮着的大水牛,在夏天的烈日下,躲在荷叶里。两个牧童手擎荷叶,趴在牛背上戏水。我一时也很想变成小人,钻到荷花荡里去。

忽然,一枚青白玉雕梭子蟹闯进了我的眼睛,它和当年朵云轩的翡翠蟹,几乎一模一样。心头一惊。我敬重地朝磨石头师傅点点头:“什么价?”“五千。出这石头的坑,已经没石头了。”老季解释。我摸摸口袋,不响。这相当于彼时我两个月的工资。对优秀的作品,我无法还价。

翡翠梭子蟹,玉雕梭子蟹,围单上全是石粉的老季,都默默张扬着自己的美丽。



好多年前某天,我路过南京东路,在朵云轩的橱窗下止步,细细欣赏。朵云轩出售书画和文房四宝,也有翡翠玉器艺术品。这时,我从宽敞明亮的橱窗里,见到一只用淡绿翡翠雕琢的梭子蟹,在射灯照耀下,美丽非凡。都说梭子蟹的甲壳像一枚梭子,我却觉得梭子蟹十分威武,它正面宽大,前后收窄,很像拿破仑头上华丽威严的军帽。

这只青绿色的翡翠梭子蟹,有海的光色气息之美。我一直记得。后来我曾随船航行到远洋,那是一望无际的水宇宙。无际的深郁之蓝,动荡之蓝。永远遥远的海平线显示了天穹的大圆,船在大洋里就如一片树叶,除了脚下甲板的震动告诉你船在航行,看不出船是在行进中。海浪的天地,海水的世界,几乎没有尽头的深蓝世界。舷窗半浸在清澈的海水里,动荡的海水在舷窗上喷

美丽的梭子蟹

赵韩德

迹。走进一座小小的庙宇,非常安宁洁净,没几个人。出来之后闲走。附近有几类卖土产、海味和旅游品如贝壳之类的小铺子。

那个小店门前有位老师傅蘸着水拼命磨什么,我以为是卖刀剪的铺子。走近看,却不是。玻璃柜里陈列着许多汤团大小的黄杨木雕,有神仙、人物以及十二生肖。墙上的一组光洁如瓷的牙雕,表达着唐僧师徒的千辛万苦,孙悟空还是手搭凉棚探路的模样。旁边另有拳头大的石雕:带水珠的荷叶、蒂上连叶的仙桃……我朝“磨刀”师傅看看,发现他手里磨的,是石头。师傅抬起头,继续磨。原来是位雕刻家。

我认真起来。有个玻璃柜,晶亮的射灯照得柜里金碧辉煌。凑过去瞧仔细。不知不觉,磨石头师傅已经

七夕会

时至今日,女儿站在博洛利亚的展厅里,像儿时学游泳闷在水里一样,深度检验一下自己临场发挥和应对水平。这样的大型商业活动,译者的专业词汇要够用,才能胜任这份工作。虽然商家给的薪资很高,但女儿付出很多时间和汗水。只有对参展企业的技术和海外市场的深入了解,才能很快地作出反应。中国参展商对女儿的翻译工作赞赏有加,说下一次的国际展会与她继续合作。

女儿离开博洛利亚的那一天,恰好是意大利的父亲节。她给了我订了蛋糕,在特殊的时间里,给了我惊喜。我喜欢她的即兴表演,总能在不经意间拨动我的心弦,我把林语堂说的一句话送给女儿:梦想无论怎样模糊,总潜伏在我们心底,使我们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,直到这些梦想成为事实。